

晏玛太《中西译语妙法》所反映的 19 世纪上海话语音

徐 奕

一、关于《中西译语妙法》

《中西译语妙法》(英文原名《First Lessons In Chinese》)一书的作者 Matthew Tyson Yates,中文名晏玛太(或作晏马太)。晏玛太(1819—1888),美国传教士,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7岁受洗。28岁福雷斯特大学毕业后受南浸礼会差会部派遣赴华传教,抵达上海,直到69岁因病去世,在沪生活达42年^①。其间,传教之外,他还出任美国驻沪的助理领事和副领事,担任过会审公廨陪审员。^②《中西译语妙法》是作者在沪第二十四年之际于1871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布教团初次出版的,后于1893年和1899年两次修订再版,为外国传教士编写的第一本上海话教科书。^③本文以初版本为研究对象。

《中西译语妙法》是一本以中外初学者为对象,简单实用的上海话和英语对照双语口语学习教材。书中采用英语语句和上海话语句左右对应的排列方式,英语下方以汉字^④,上海话上方以罗马字分别标注其发音。全书以词类为序分11大类,其中动词所占比例数量最大。本文研究罗马字所记上海话的语音部分,所用汉字材料不计重复约969个。

《中西译语妙法》分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在声母左上角标“(”来表示上声,在音节后的右上角标“)”来表示去声,平声不标调,入声则以-h结尾,不另标调。标调是完全依照中古音的,故本文不讨论声调问题。

晏玛太在沪一直居住在当时的上海县城,主要活动范围即今上海市南市区一带,《中西译语妙法》记录的市井语言反映了19世纪中叶上海老城区的语音面貌。

二、《中西译语妙法》中的上海话声母

《中西译语妙法》的罗马字注音反映的声母有28个,其分布情况如下:

p 拜边保冰 p'^⑤批攀抛怕 b^⑥皮部盘棚 m 买毛命蚊 f 夫飞纺翻

① 间有过短暂的归国和欧洲旅行。

② 顾长声(2005)130页—139页。

③ 游汝杰(2002)160页、35页。

④ 汉字亦为上海话发音。

⑤ 书中说明“t或p前面的□表示其发音介于t与d,或p与b之间。”与艾约瑟《上海方言口语语法》的说法近似。字例中送气音字有的没有标送气符号,含滂母“怕匹漂骗”、透母“退踏塌秃踢”、溪母“孔哭磕轻亏”、初母“叉”、昌母“车”等字。

⑥ 书中清浊对立声母组字在注音上有互混情形,p声母77字中并母字32个,滂母字4个;b声母11字中帮母字1个(拨)。t声母65字中定母字24个,透母字5个;d声母22字中端母字2个。g声母2字中见母字1个(姑),k声母96字中溪母字6个。s声母117字中从崇禅日船邪母字31个。sz声母12字中禅母字1个(是)从母字1个(自)。其中可能会有零星反映时音的浊音清读现象(参见艾约瑟1853、许宝华等1982、钱乃荣1992和2006等),但清浊音相混数量过大,多属记录有误。

v 扶房文闻

t 低带短冬

t' 体挑添倘

d 大代条堂

n 尼脑难能

n[n]①年娘牛人

l 礼来拉龙

k②记跟间公

k' 苦起开口

g 旗忌旗骑

ng[ŋ]宜鹅眼迎

h 况好虎海

θ[ɦ]③胡红摇现

ts④祭再庄知

ts' 秋抽叉春

dz⑤藏场船匙

s 死水山商

z 就字善树

ch'[tɕ]妻浅劝

dj[dʒ]跪求禽桥

sh[ɕ]戏许兴熏

j[ʒ]聚及件掬

∅ 鸦安要望

其声母系统有以下特点:

(1) 塞音塞擦音的五组声母呈清送气、清不送气、全浊三分状态,全浊母完整。

(2) 奉微二母合并为[v],奉母“防”有[p]的读音⑥。微母“忘妄蚊问未万物”等字有[m]的白读,部分字(挽晚)读为零声母。

(3) 泥疑日三母细音字读[n]母。

(4) 知章庄三组已完全并入精组。

(5) [dz][z]对立,[dʒ][ʒ]对立。

(6) 见系细音呈舌根舌面两读分布,团音处于形成过程。团音无[tɕ]声母字。

(7) 精组细音只有极少量字读舌面音。

(8) 止撮合口见组字读音有特色。溪母的“亏”字标为[tɕ'y](chü),与群母的“跪”字读[dʒy](djü)相似。见母“贵”读[ty](tyü)属于声母k在高层调(阴调)情形y前的变读⑦。

(9) 个别字的读音。疑母“狱”字读[nioʔ](nyōh)不读[ɦioʔ]。晓母“吓唤”、奉母“扶”、疑母“岸”字均读零声母,不读[h][v][ŋ]。日母“纫”字读[l]不读[z],这是日母字在上海话中新起的文读音⑧。

三、《中西译语妙法》中的上海话韵母

《中西译语妙法》对韵母读音有如下说明:

a 用于单韵母中,发音类似英语 far 中的 a:([ɑ])。ä 用于复韵母中,发音类似英语 far

① 文中只有 n 声母,不分泥娘二类。标注为 n 声母的 51 个字中 14 个与 36 个上海话今读[n]与[ŋ] (均含介音 i 或 y)。来自娘母和疑日二母的细音字应拟作[ŋ]。

② k 母还包括标作声介合母 qu-、qw-的“葛割广馆棺”等五个见母字。

③ 零声母字在书中出现 122 个,其中 78 个来自于中古匣云以疑诸母,与上海话中声母今读为[ɦ]的字对应。晏玛太把[ɦ]声母混同于零声母,当从分。

④ 这组声母还包括韵母为[i],音节标作 tsz、dsz、sz、zz 的一类字。ts 母还包括 ks 母字(再)。

⑤ dz 或标作 ds(丈场重潮轴藏橛墙座)。

⑥ “防”字标为 pong[paŋ],上海话“防”字白读声母为[b](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 126 页),所标[p]当为[b]之误。

⑦ 艾约瑟的著作中提到这种现象,但只说到 k 母在 i 前的变读,参见钱乃荣 2006 第 15 页。“亏贵”今读[kɿuE][tɕy],据钱乃荣先生指教,上海口语中“亏”亦有[tɕɿy]的读法。

⑧ 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 132 页。

中的 a([ɑ])。āā 为短音 a, 发音类似英语 hat 中的 a([æ])。é 为长音 a, 发音类似法语中的 é([e])。e 用于单韵母, 为长音 i:([i])。en 用于鼻韵母, 即长音 i:n([in])。o 用于单韵母, 发音类似英语 no 中的 o([o])。ō 用于复韵母, 发音类似英语 no 中的 o([o])。ō 发音类似德语 Goethe 中的 ö([ø:])。ü 和 û 的读音, 老师的实际发音优于英语的例子。eu 发音类似法语 monsieur 中的 eu([ø^①])。au 发音类似英语 autumn 的 o([ɔ])。-n 为鼻韵母; -h 为入声韵。入声韵前面的 ā 发音类似英语 what 中 a([ɒ]), 入声韵前面的 ā 发音类似英语 hat 中 a([æ]), 入声韵前面的 e 发音类似英语 pet 中 e([ɛ]), 入声韵前面的 i 类似英语 sit 中 i([ɪ]), 入声韵前面的 ō 类似英语 note 中的 o([o]), 入声韵前的 o 类似英语 pot 中的 o([ɑ]), 入声韵前面的 ō 较德语中 ö([ø]) 发音要短, 入声韵前面的 u 类似英语 shut 中的 u([ʌ, ə^②])。

然而晏玛太在实际标写字音时仍有一些自乱其例的情况。例如, 虽注明“a 用于单韵母”, 但又出现 ia、iau、au、ang 之类的复韵母; 注明“ō 用于复韵母”, 又可见单独出现的 ō 韵母。有些上海话的语音在西方主要语言中没有, 晏玛太描述时就很模糊。如“ü 和 û 的发音”只说老师的实际发音优于英语, 具体发音, 不得而知。说明的语音与实际的上海话语音在对应上也有参差不一致的情况, 但总的来说, 元音的描述是比较明晰, 有参考价值的。

《中西译语妙法》的罗马字记音反映的韵母及其分布如下:

(1) 元音尾(20个):

a、ä[a] 拜摆败牌罢买卖否^③加家假揩街家楷解价蟹大带奶钏那哪拉^④喇赖债撻扯啥
惹豺柴外吓^⑤//大鞋

ā[æ] 伞

ō[ø] 看缎断短困困圈劝岸鞍焊安汗

é[E] 杯倍赔牌备煤幔改开几^⑥盖该锯^⑦概害海台台代兑待退堆对台妍来灾者菜采猜
砖在再裁碎材

e、ye、ee[i] 比批背被皮未米弥旗歧季纪记寄机鸡地低第底剃帝梯体里里厘狸梨理
璃礼黎离骡^⑧里祭死细齐戏去妻砌起气及^⑨忌期旗骑已以衣伊易意医//二尼耳你
毅泥呢宜系//飞

eu[ɤ] 口钩沟糕^⑩斗偷骰头漏楼走抽帚授袖昼求手收受咒首兽邱厚后

o、ō[o] 把波怕耙芭马骂可叉车查差茶纱蛇赊//昨

① 艾约瑟将“手口头”等字也标注为 eu, 并解释说这个发音“相当于将英语 cousin 中的 ou 拖长”, 当读[ʌ]。晏玛太的[ø]和艾约瑟的[ʌ]均有独到之处, 今依周同春 1988、钱乃荣 2006 和石汝杰 2006 对艾约瑟的构拟, 定为[ɤ]。

② 按英语应读[ʌ], 在上海话入声中[ʌ] [ə]为变体。书中读 uh 的字现代上海话大部分读[əʔ]。

③ “否”标记为 va, 疑是“勿”字之误。

④ “拉”, 入声字, 见 leh[leʔ]。这里读 la[la], 文读音。

⑤ “吓”, 入声字, 这里失记促音尾。

⑥ “几”标为 ké([ke])不谐, 疑 é 为 e([i])之误。

⑦ “锯”标注为 ké([ke])属于白读, 今嘉定话里文读为[tey]; 白读为[kɤ], 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第 239 页。

⑧ “骡”字不当读 li, 有误。

⑨ “及”, 入声字, 这里失记促音尾。

⑩ “糕”标为 keu, 疑为 kau 之误。

au[ɔ] 包抛抱保炮跑跑报刨饱宝毛帽锚猫告高婿敲靠胶化好淘道刀到逃桃讨套倒稻
 导涛老牢啞恼闹早灶抄抓找炒招朝照潮草轿桥少扫烧燥造撬晓下夏毫鸦豪懊超咬
 oo[u] 布玻菩坝步部簿麻磨夫付斧附副姑可^①苦股故哥棵干过鼓火虎货陀都驼图朵
 多妒兔拖哆赌驴^②路撈眩炉啰锣阻初剉挫租做坐诉须^③数稣锁鬚^④靴^⑤户扶何和
 狐河胡壶蝴祸我吾鹅

ü、yü[y] 除处主任许聚趣亏跪//贵女羽椅^⑥

û[ɥ] 铸座厨所书树输

ia、ya [ia] 姐借斜写且//也耶夜野钥^⑦

iö、yö [iø] 捐绢//元软源卷税钻圆园远缘

iau、yau [iɔ] 表票漂庙交叫教浇挑条跳调鸟蠕小笑消箫销//饶要摇鹤谣

ieu、yeu [iɥ] 九救留流秋酒修就//牛钮友由有油游诱

wa[ua] 快拐坏

wö、wö[uø] 罪//干干赶算随虽醉

wō、wo[uo] 画//挂花话

wé[ueɛ] 官悔回位为会归^⑧

(2) 鼻音尾(18个):

lä[æ̃] 扮板班怦攀办斗万蛮慢反翻凡犯饭烦间拣铅监喊坍但担坦蛋单弹难烂篮蓝栈
 撵掬赚三山栲眼颜晚闲咸

é[ɛɛ] 半拌叛盘每慢馊贪南穿传缠财扇船善然南暗

e[ĩ] 扁便骗面面见狗^⑨田钱^⑩天店典甜添颠点点占剪荐转前线选先浅牵纤件掬旧^⑪

u[ə̃n] 真

ie、ye、yé、yää[iĩ、iẽ] 边干//年染捻言烟厌燕//现//廿念

iö、ö[iøn] 军匀//熏

wää[uä̃] 筷^⑫关挽湾还

wé、ué[ueɛ] 管完唤换碗//棺馆

äng、ang[añ] 朋浜碰棚(左丝右孟)梗打冷仗长张帐挣章涨账丈常剩(左火右长)场

① “可”收在[o][u]两韵,与现代上海话相同。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54页。

② 现代上海话“驴”有[ly][lu]两读,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81页。

③ “须”标为soo[su],疑有误。

④ “鬚”标为soo[su],疑有误。

⑤ “靴”字标为shoo[ciu],现代上海话读[cyø],也有一些老年人读作[ciu],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56页。

⑥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里“椅”有[y]的读音。

⑦ “钥”为入声字,失记促声尾。

⑧ “归”读wé[ue],疑为“回”之误。

⑨ “狗”标ke,疑为keu之误。

⑩ “钱”读den,疑为“钿”字之误。

⑪ “旧”标为djen,n应为u之误。

⑫ “筷”不当有n韵尾,有误。

生省向相乡强硬//亨

ung[əŋəŋ] 本盆盆笨门蚊问吩粉文分坟纹闻更肯根跟余等钝藤誊灯能轮论寸正沉春
秤针春尊斟证乘层(左屯右鸟)剩轻揞身城深审绳胜成辰神曾晨兴禽

ing、iung、yung[iŋŋ,iəŋəŋ] 平冰兵拼屏瓶病评饼名命明鸣停丁定钉顶听另拎纫零铃
领井浸进睛心性姓星信洗①新寻净情清请亲//巾今斤金京经紧镜//人迎闰宁银认
引印因阴赢鹰应隐

ong、öng[ɔŋ] 防帮绑忘妄放纺房江抗炕园缸桶②堂荡倘当挡荡上③郎狼浪粮庄唱窗
桩(上窗下心)舱藏状商伤赏双爽床尚裳行//方

oong、öng[uŋ,ɔŋ] 篷棒④封风蜂缝工孔公功攻宫恐烘嗅⑤动铜依弄衙拢龙中充重终
望钟种銃聪总松送松凶//洞冬东懂穷红

yäng[iaŋ] 娘让央羊洋烱阳养样两亮量将枪象想箱穰墙匠抢

yoong[iuŋ] 绒用容雄

yong[iɔŋ] 旺

wung[uəŋ] 昏困搨滚浑稳

uong、wong[uɔŋ] 广//光况荒往黄

(3) 促音尾(17个):

ah[ɑʔ] 白百拍目⑥麦革⑦隔尺只册拆酌着石若栅湿

āah[æʔʔ] 八拔袜法发伐罚劬客压⑧瞎塔搭塌塌踏缎蜡扎插杀爍萨歹⑨匣押狭鸭

eh[eʔʔ] 孛鹤拨末没物勿佛瞞磕鸽脱槌⑩迭痲拉出十入失折刷设说实蚀释拾机

öh[øʔʔ] 掇⑪血

uh、uih[əʔəʔ] 个⑫刻够⑬穀黑忒得直则织色式食贼吃//葛

oh[ɔʔʔ] 各角托落骆作斫镯筑喙苗或学恶

oOh[oʔʔ] 北剥薄木摸幅覆缚哭姜秃读独六鹿绿碌注竹捉烛籍熟局屋惑

iah、yāh、yāāh[iaʔɑʔ] 脚雀//约药//捏⑭

① “洗”标为 sing[sɪŋ],疑有误。

② “桶”标为 tong[doŋ],应为 doong[duŋ]之误。

③ “上”读 long([loŋ])。

④ “棒”标为 poong[puŋ],应为 pong[poŋ]之误。

⑤ “嗅”标为 hoong,读作[huŋ],疑有误。

⑥ “目”字作 ah,应该属于误标。

⑦ “革”字在现代上海话中读作[əʔ],书中标注为 ah,应与[ʌʔ][əʔ]在上海话中的内部差异有关,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55页。

⑧ “压”标为 kah[æʔ],不当有 k 声母,疑有误。

⑨ “歹”字作 ah,应属误标。

⑩ “槌”字作 eh,应属误标。

⑪ “掇”在现代上海话中有[əʔ][æʔ]分混的现象,而且读法不稳定(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55页),标注音 öh 接近于后一音。

⑫ “个”标作 kuh,作量词在现代上海话中读[gəʔ](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99页)。

⑬ “够”字标作入声,疑有误。

⑭ 《上海市区方言志》(第139页)“捏”读[niʌʔ]。

iöh[ioʔʔ] 月决

iuh, iüh [yɪʔʔ] 逆越译//橘①

ih, yih [iɪʔʔ, ieʔʔ] 不②匹疋必别毕笔哝鼻劈壁蜜结蝶笛跌踢力立律舫揆沥猎指③接
揭歇息席旋④截七切漆//日业热叶

· iööh[ioʔʔ] 肉狱褥

wäh[uaʔaʔ] 划

wāäh[uæʔʔ] 甩⑤括

wöh[uøʔʔ] 割

wööh[uoʔʔ] 国

weh[ueʔ] 阔活

(4) 独用字母(4个):

tsz, dsz, sz, zz [ɿ] 子此知纸鼠雌嘴匙水四司自使是思师丝狮赐筛士示市字事时

ng[ŋŋ] 五鱼

mg[m] 亩旤

ur, r[əl⑥] 儿//而

其韵母系统有以下特点:

(1) 蟹摄一二等 i 韵尾完全消失, 一等哈泰韵字多读[e], 与止摄蟹摄帮组端组合口字同韵。二等韵字多读[a], 与假摄二等见系开口白读字同韵。

(2) 蟹摄合口的“画话挂”等字读[uo], 仍保留合口介音。

(3) 假摄二等见系字外的声组读[o], 三等韵多读[ia], 不读 ie⑦。

(4) 假摄章组三等字“车蛇踪”读同二等字音[o], “扯惹”读白读[a], “者”读文读[e]。

(5) 流摄效摄韵基均已单元音化。

(6) 歌戈韵与模韵合流, 同读[u]。

(7) 鱼虞韵知章组与精见组分别读[ɥ][y]韵母, 止摄合口见组部分字亦读[y]。

(8) 山摄一三等韵部分字失落-n 韵尾, 与止蟹摄合口韵字合流。

(9) 山摄洪音合口韵有[uē][uā]对立, 山咸二摄洪音开口韵亦有[ē][ā]对立。

(10) 山咸二摄细音开口韵有[iē, iī, ī]三种读音, 处于原有主元音逐渐弱化的进展过程。相应的入声韵亦情形相似。

(11) 山咸二摄的-n 韵尾处在弱化, 元音鼻化和鼻化音失落的进展过程中。

(12) 臻摄字基本上全部读后鼻音韵⑧, 与曾摄字和梗摄细音韵合流。魂韵见系字读

① 在现代上海话里“逆越译”三字有[yɪʔ]和[iɪʔ]的异读, “橘”有[yɪʔ][ioʔ]的异读。

② “不”标为 pih, 疑为“否”字之误。“臧否”的“否”字现代上海话读[pɪ] (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126页)。

③ “指”标为 tsih, “手指头”在上海话中有两种说法, 即手指头[sɥtsɿdv]和手节头[sɥtɕiʔdv] (见《上海话大词典》第123页)。此处“指”字应为后一种白读读音。

④ 旋, 今上海话读[zɪʔ]。

⑤ “甩”标为 hwah, 现代上海话读[huAʔ] (见《上海市区方言志》第97页), 为上海话特殊读音。

⑥ 书中 u 多读为 e, ə, r 即 l, 故 ur 拟作[əl]。钱乃荣 2006 在艾约瑟拟音中作 r。

⑦ 艾约瑟“且”等假摄三等字读 ie(或 ie), 与《中西译语妙法》不同。

⑧ 只有“真”读为 tsu([tsən]), “军匀”读为 kiö([kiən]), “熏”读为 shö([ciən]), 少数例外。

[uəŋ]韵母,但不与通摄字相混。

(13) 梗摄洪音与宕摄阳韵大部分字合流,宕摄唐韵与江摄合流,主元音[a][ɔ]对立。

(14) 入声韵尾只有一个-ʔ,没有-k韵尾的记录。

(15) 入声韵有[ɑʔ][æʔ]对立,前者多来自-k尾,后者多来自-t、-p尾。

(16) 入声韵有[ɔʔ][oʔ]对立,前者多来自宕摄,后者多来自通摄。

(17) 有三个辅音音节。

四、几个相关问题

(1) 白读音的分布

晏玛太作为一个传教士,对他服务地区的语言学习体现了基督教的优良传统,非常热忱。他抵达上海在县城中心地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学习方言,学的第一句上海话是“迭个叫啥”。不久他患眼疾,不能学习汉字,就天天去茶肆,听上海话,并尝试对话,与当地入厮混,结交朋友。一年后他在住处开了小礼拜堂,站在门口邀请路人进堂听他用洋泾浜上海话布道。他在上海五年后便学会一口上海土白^①,还编写了第一部上海方言词典,并把《马太—犹太》译成上海土白^②。他的语言经历和早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先精通官话不同,首先学习的就是方言。他丰厚的方言修养无疑为《中西译语妙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晏玛太虽然喜爱声乐,但语言学修养远在艾约瑟之下,这从书中匣母与影母不分、泥母与娘母不分、清浊声母相混、送气与不送气声母相混、入声韵尾失记等方面可以窥见。但他的著作中土白市井味是很浓郁的,除了有一些上海市区独特的字音外^③,还集中体现在白读音上。

书中的白读音分布很广,声母有微母读如明母,日母细音字读[ɲ],古开口二等部分见系字读开口韵k组声母;韵母有止摄合口三等见系字读为[y],假摄二等见系部分字读为[o]或[uo],梗摄开口二等部分字读为[əŋ],明母疑母的白读[m̩][ŋŋ]。可以说现代上海话的所有白读形式在晏玛太的著作中都已经出现,这是其他同时代西方传教士的语音著作所不能企及的,对研究上海方言白读的历史演变无疑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2) 尖团音的问题

对于上海话的声母尖团音问题,艾约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上海方言与官话和苏州话不同,缺乏sh[ɕ]、ch[tɕ]和弱j[tɕ]的发音。“去”k'i,听起来像送气的chi,如果问,“去”的正确读音是k'i还是c'hi,本地人会说是k'i;但拼作c'hi,似乎更接近外国人的感觉^④,说明当时上海县城一带团音正在形成中。《中西译语妙法》晚于《上海方言语法》问世18年,反映的方言区域亦同。书中不仅“去”等一批见系声母^⑤细音字读舌面音,而且精组细音字也有一部分读舌面音了,尖团音已开始合流。以下是其用字,//线前后分别为见组字和精组字。

[tɕ]:[ɕ]圈劝[i]去起气[ɣ]邱[ɔ]撬[ī]牵纤[əŋ]轻揪//[i]妻砌[y]趣[ī]浅[iī]干[iŋ]
清清亲[iəŋ]抢[iiʔ]七切漆

① 以上引自顾长声(2005)《晏玛太传》。

② 游汝杰(2002)第35页、160页。

③ 见以上各相关注解。

④ 以上参见钱乃荣(2006)和石汝杰(2006),又见刘民钢(2004)第235页。

⑤ 匣母字在《中西译语妙法》中与影母标音相同,不在其列。

[dz]:[ɣ]求[ɔ]轿桥[ɣ]旧[aŋ]强[əŋ]禽[uŋ]穷[oʔ]局

[ɔ][i]戏[ɔ]晓[u]靴[y]许[iəŋ]熏[aŋ]向乡[əŋ]兴[uŋ]凶[øʔ]血[irʔ]揭歌//[aŋ]相

[z]:[i]及忌期旗骑[i]件掬//[y]聚

见组字的韵母除带 i 的之外均为洪音韵母,可见晏玛太的 ch 类声母是隐含 i 介音的。而仍读为舌根音的 k 类声母均有 i 或 y 介音,它们是:[i]旗吱季纪记寄机鸡[iə ɔ]交叫教浇[i]见[iə]捐绢卷[iəŋ]军[iəŋŋ]巾今斤金京经紧镜[iaʔaʔ]脚[iəʔʔ]决[yiʔʔʔ]橘。舌根舌面的纠葛兴许比艾约瑟时少一些,但二者同存的面貌依旧,可见团音的形成在上海老城区经历了很长时期。

此外,当时的精组字仍多读舌尖音,有:[i]祭死细齐[iə ɔ]小笑消箫销[i ɣ ɣ]秋酒修就[i]剪荐前线选先[iŋŋ]井浸进睛心性姓星信新寻净情[iəŋŋ]将枪象想箱樯墙匠[iaʔ]雀[irʔʔ]接息席旋截。在韵母的分布上似有一些偏重,但无明显畛域之分。

在读为舌面音的见精二组清塞擦音字中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只限于送气音字,没有不送气音字。这种分布意味着送气特征在尖团音形成中的深切关联,研究上没有先例,值得重视。

(3) 入声韵尾的问题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一文,考察艾约瑟《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53)中有 -k 尾入声韵 7 个,麦考文《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62)中有 -k 尾入声韵 6 个,得出 19 世纪上海话的塞音韵尾有 -k、-h[ʔ]两套的结论。《中西译语妙法》(1871)比二书晚数年或十数年,却对 -k 韵尾没有任何描述和记录。这意味上海方言的入声 -k 尾到晏玛太时已经消失,还是纯粹属于失记 -k 尾,尚待探讨。

参考文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1981)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游汝杰 (2002)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顾长声 (2005)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 艾约瑟 (1853)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伦敦布道团。
- 赵元任 (1928) 《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初版 大华印书馆 1968 年影印本。
- 江苏省和上海方言调查指导组 (1960)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
- 许宝华 汤珍珠主编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许宝华 (2006) 《许宝华汉语研究文集》,中华书局。
- 游汝杰 (1999) 《游汝杰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钱乃荣 (2003) 《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钱乃荣 (2007) 《上海话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刘民钢 (2004) 《上海话语音简史》,学林出版社。
- 胡明扬 (1978) 《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第一期。
- 周同春 (1988) 《19 世纪的上海语音》,《吴语论丛》所收,上海教育出版社。
- 钱乃荣 (2006) 《英国传教士 J. Edkins 在吴语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评述》,《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第三集。
- 石汝杰 (2006) 《19 世纪上海音系和相关的问题》,《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所收,上海辞书出版社。

(徐 奕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